



良友

liangyou

第 6 期

幸福天上寻

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幸福天上寻 / 良友书坊编. —上海: 文汇出版社, 2008.7(良友丛书)

ISBN978-7-80741-370-7

I. 幸... II. 良...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095434 号

幸福天上寻(良友丛书第 6 辑)

主 编 / 桂国强 蔡晓滨

执行主编 / 臧 杰 薛 原

责任编辑 / 何 璟

装帧设计 / 朱赢椿 刘 俊

出版发行 / **文匯** 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(邮政编码 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/ 良友书装

印刷装订 /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8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710×1000 1/16

字 数 / 270 千

印 张 / 17.25

印 数 / 1-7 000

ISBN 978-7-80741-370-7

定 价 / 28 元

目
录

机关大院的故事·张华·001

["老虎" / 举案齐眉 / 风情万种 / 燃烧岁月 / 抗战夫妻 / 有后妈的何家 / 假积极兼破鞋 / 孤男寡女及快乐的老单身汉 / 温和的曹阿姨和她的女儿 / 上海一家人 / 不平家 / 草莽花匠 / 也成了烤烙饼 / 第一次穿新衣的小五 / 文革中的邻居]

向西,向西,向西·王立玮·055

[西出阳关 / 马海迷途 / 不准革命 / 何罪之有 / 敦煌拾遗 / 谁主沉浮 / 移驻昆仑 / 打压革新 / 夜行遇险 / 西进蒙乡 / 血浓于水 / 经商试手]



我所认识的范美忠·蔡朝阳·089

[网友范美忠 / 失败的中学教师 / 物质生活 / 为什么流浪,流浪远方 / 最好的年代]



父亲的工棚·吴佳骏·105

[农民的住房越住越颓败 / 父亲在这里搬过四年砖 / 母亲不再替他织手套 / 我将自己的父母逼上了苦役 / 甩下一句话:这哪是人待的地方 / 父亲的话像一柄剑 / 我是父母最后的伤口]

《语文小报》与我·傅国涌·116

[开始有了《语文小报》 / 暑期作文 / 让我开窍的人 / 第一篇作品 / "涌"字的故事 / 难忘的夏老师]

幸福天上寻·苦丁·120

[表妹武真 / 大学新生报道的时候 / 武真想退学 / 敏感的孩子 / 与武真见面 / 她成了财经记者 / 她永远也不会回来了]

目
录

急诊科医生的手记·陈阵·129

[堕楼摔伤 / 重症烫伤 / 群殴刀伤 / 毒瘾来袭 / 半路分娩 / 恼气上吊 / 心律失常 / 心源猝死 / 失足溺水 / 幼儿电击 / 殉情自杀 / 火灾窒息 / 酒后伤人]



文坛里的那些事儿 3·周昌义·155

[先判《尘埃落定》死刑 / 阿来腆着肚子缓缓走来 / 诗人写小说,有灵气有感觉,还有神经 / 王蒙来稿,《当代》抗命 / 领导文章,有损《当代》声誉 / 退稿的同行,谁不知道《尘埃落定》好]



一本书的写作与出版·戴煌·169

[富强胡同六号小院 / 他登车急赴中南海 / 人民出版社与我草签了合同 / 《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》]



《读书》十年·1987·扬之水·177

[去《读书》 / 沈、董二位似乎对我寄予愿望 / 收到杨绛的贺年片 / 冯亦代一看,立刻说:不要!不要 / 《自由二题》到底还是撤下来了 / 李陀留着长长的头发 / 下午周国平来送稿 / 到警卫局礼堂看电影 / 给我开门的是钱先生 / 老沈从童年开始讲起 / 希望你回一信给范,不要不回 / 老沈下大决心要推行“坐班制” / 三人差不多是听沈演讲]

良友稿约·128

良友余话·271



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彻底粉碎 的猖狂进攻

是个打着红旗反红旗，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，毛泽东思想的外衣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，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。这个恶毒的阴谋混进我们党内，是社会主义的代理人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。

机关大院的故事

张华

丁只 平平的小事，也不是简单的字面意思之下，而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。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，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。我是个共青团员，要带头投入这场尖锐的阶级斗争之中去。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！6月11日的反初主张。

每次回娘家，都特别怕遇见机关大院的旧人。老远看见了，我会下意识地立刻绕到马路对面，假装没瞧见。

我一直对自己的行为困惑不解，又不是饿鬼拦路吃人，怕什么怕！然而，我终究战胜不了自己的恐惧。

大院是民主党派的机关宿舍，我从小在那里长大。

大院中活着的长辈已寥寥，曾经的玩伴不少也都离去。他们却始终是我过去的一面镜子，我怕在镜中照到过去的自己。一幕幕悲剧与闹剧曾轮番上演，看多了，心凉了，内心刻满深深的恐惧，犹如不愿做的噩梦始终徘徊难去，偶尔还会将我从梦中惊醒，一身冷汗……

我过去的魂失落在了机关大院。

“老虎”

此处所言的老虎吓不着人，不是真老虎，而是“三反、五反”运动中的纸“老虎”，一捅就破。

运动开始于1953年左右，半个多世纪以前，我还未上学。如今，留在脑海中的只剩一句歌谣和三字组成的中国特色自造词语。歌谣如下：反贪污，反浪费，官僚主义也反对。词语则为“打老虎”。

根据父亲回忆，“三反”运动主要是反贪污腐化。当时，天津地委书记（相当于市委）张青山和专员刘子善因贪污公款被处决，对全国人民震动很大。之后，运动逐渐波及百姓，扩大为“五反”运动，各机关都开始动起来，民主党派自不能例外。

我认识史英的时候，“打虎”运动已属过去时，他且成为了鳏夫，独自带一男孩儿住在大院。此时的史英与人合住一单元。由于无人料理家务，衣服总穿得邋里邋遢，手中牵的儿子很是黑瘦，没有精神。

他们常到机关食堂解决中餐，而我也食堂午间常客，遂与他们磕头碰脑。那男孩不理人也就罢了，这位史叔叔则脾气怪异，不好相与。每每遇到我等非但不笑，亦不扭头装看不见，而是无故出口伤人，态度极不友好。

记得我曾与他打招呼，史叔叔，你今天买了什么好吃的？他脑袋一扬说，我买什么菜还用向你这小孩子汇报？噎得我呆立当场。

见到父亲，他则更是横眉立目，说话连损带挖苦，像发连珠炮弹。父亲虽不撕破脸皮，却也弹来枪挡频频出招。没闹到抱在地上打滚的地步，也该算剑拔弩张了。我一直不得其解，为何两人像有深仇大恨似的，这

仇恨又从何处而来？

直到近年，我问父亲的历史，他才告以实情。原来，“三反”“五反”中，他曾做过光荣的“打虎”队员，而史英则不幸沦为他棍下的“老虎”。

解放后，父亲没机会接近财物，又是平头百姓一个，运动一来，当然轻装上阵。饶是如此，还是被粒小石子敲痛过脑袋。

解放前，江西城工部曾向“小民革”借过钱。解放后，城工部还了“小民革”一部分钱。事后，“小民革”组织发给每人十元。因那时许多人失业，钱虽不多，也可应急。

“三反”中，江西地方组织给机关来了一信，说父亲和李叔叔在这件事上经济不清楚，要求他们写检查。

此时的李叔叔已是宣传部代理副部长，既然身为领导，当然要识得进退，他立刻写出检查交给组织。父亲却为此愤愤不平，回想当年，为“小民革”工作时花过很多自己的钱，困难时组织上不过还了区区十元，这能算贪污吗？他决定不写检查，不过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，在见到负责运动的副秘书长时，他主动说明了一下情况。所幸机关并未鸡毛当令箭，没有整他，还让他光荣忝列宣传部“打虎”队员之列，莫非沾了倪叔



文革宣传画

叔的光？大约为了表现自己（这是我的分析），以免为前事惹火烧身，他主观与客观都必得表现出积极。

那时，宣传部一共揪出两只“老虎”，一个图书资料员将看过的报纸统统卖掉，钱则据为己有，说他“监守自盗”还算贴谱。处罚难以承受也不得不承受：开除工职，发回老家。

史英当时是部里的文书，被揪出来则是外面有人写的一封揭发信。一张几分的邮票，所谓罪行子虚乌有，却整整将他拘禁了几个月，吃住全在机关的一间小屋，昼夜不得回家。“打虎”队员们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知识阶层，或许还有学过法律的，视这等变相私设公堂为正常，法不法的早丢弃了，只剩革命在胸。因揭发实属捕风捉影，当然搞不出任何名堂，最终只能草草收场。

在史英遭关押的几个月中，他的老婆忽然查出得了子宫癌。病中无人

照料,又终日提心吊胆,更顾不得及时治疗,病情当然只有加重一途。待获自由的史英回转家门,老婆已是病入膏肓,回天无力。几个月后,她终于撒手人寰,丢下的儿子仅三岁。

史英气愤难平,从此变成一只“乌眼鸡”。有好一阵,他在宣传部大发牢骚,说就因他遭无辜拘禁,才致使他家破人亡,这些整他的人要负责任!但整了也就整了,整得家破人亡也只能发发牢骚罢了。

我不清楚父亲是如何积极操棍“打虎”的。但每每见到史英的模样,他一定将人家伤得不轻。设身处地地想,如果我不幸成为一只“老虎”或“老虎”的儿子,被搞到家破人亡,那会是怎样的心境?譬如史英,若告诉他的儿子,自己被关起来时,你母亲得了重病,最后忧伤过度,不治去世,他能不耿耿吗?

不久,史英搬出了大院。再后,便听说另组了家庭,对方是位小学老师。中午吃饭,仍常在机关食堂见他,还是比较邈邈,说话也照旧阴声怪气,看来难改了。

冤冤相报。到了“文革”,史英首先跳出来贴我父亲的大字报。很快,又有人整他,说他在日伪政府工作过,是汉奸……所幸风只吹过一阵,斗争矛头便

转向走资派了,双方都没遭遇大难。

自插队回京,我便再也没见过史英,不知他过得可好,现在是否健在。知道他的遭遇后,真想替父亲对他说一声对不起,但估计他已作古,似父亲这样活到九十八岁毕竟罕见。

举案齐眉

梅彬夫妇属于姨表亲,男方是女方的表弟,相差两岁。因为青梅竹马,两人感情甚笃,但是旧式举案齐眉的那种。家务均由女方料理,男方是家中甩手掌柜。

他们共有两儿三女,搬入大院时除最小的儿子,都已参加工作。前四位均系大学文化,有做科研的,有搞艺术的,其中一个儿子两个女儿在外地。梅彬的夫人岑老师每每提起他们,都是满脸自豪。

大约由于血缘太近之故,他们最小的儿子是个聋哑人。大院中的孩子都叫他哑巴,大名已然不记。哑巴长得异常英俊、高大,聋哑学校毕业后分到工厂上班。因不能与我辈交流,见面只是咿咿呀呀点头,如同隔着两个世界。

梅彬身材适中,在夫人的料理下,头发花白却梳理得一丝不苟,戴

副金丝边眼镜,平日总穿一身整洁的西装,不扎领带。想象着他若拿根文明棍,十足就是国民党的高级文职人员,如夹本书,则似儒雅、清高的高级知识分子。父亲说,解放前他确实不是普通职员,而是国民党政府最大报纸之一的社长,铁定的高级干部,不过须加上“反动”二字。解放前夕,他识时务地及时登报声明脱离了国民党,算是弃暗投明,这才有资格参加民主党派。当时,给他的待遇为处级科员,没有处长实职,与解放前的职务级别相差甚远。父亲于是做结论道,他必是因此原因才对组织心生不满的。

平素,他在大院出入,均属上下班时间,除与熟人打声招呼,从不多言。

“祸从口出”,这是老祖宗的四字真言。谁成想,1957年他却将上述真言抛置脑后了。

据父亲这个反右积极分子说,鸣放时他居然跳出来给组织提意见,为别人鸣不平。其实,反右前夕,他已被提拔为国务院参事,相当于司局级了。连升两级,本该感恩戴德,没想到他却不识抬举,说好多人革命工作干很久了,有成绩也有功劳,都该提升。河边无青草,不要多嘴驴,领导最恨这种替别人说话,所谓为民请命的角色,因为最具煽动性。果然,“引蛇出

洞”之后的大批判他就倒了大霉,将他的罪名定为“煽风点火,挑动革命群众”。别看梅彬平素一派知识分子的儒雅,骨子里却拧,都到这步了,他竟拒不检查。群情激愤下,成为受批判的重点。

机关的反右斗争与全国一样,都在组织的绝对领导下。具体就是在两位公开身份的党员指挥棒下转。一次批斗会前,其中一位向父亲授意,让他在当天的会上质问梅彬。尽管他与梅彬从没红过脸,私人关系还算不错,却毫不迟疑地照办。

由于梅彬对党代表的抗拒,结合他的反动历史,最后当然被定为极右分子,送往东北劳动改造。用父亲的话讲,到东北充军去了。

多年后,他见到父亲,显得非常大度,对父亲充当批判他的积极分子仿佛早丢到九霄云外,两人还很亲热地话家常。提到东北,他只说那里太冷。还举了个例子:房间里没火,墙上只要有针孔大的一个洞,室内外的温度就差不多,人几乎要冻成冰棍。晚上睡觉,他从没脱过衣服……

梅彬的老伴身材瘦高,不漂亮,却相当精干。她与我家打交道较为频繁,原因是她曾和我八姨一起搞过街道工作。从某种程度说,她甚至救过

我妹妹的命,是她第一个发现小妹缺钙抽风,并及时送往医院抢救。但在他们全家搬离机关大院之后,她不仅立刻从我等的视线中消失,也从我们的内心抹去。不会再有感激,我们得赶紧与她划清界限。

而反右前,她一直是大院中的活跃人物,且是街道积极分子的头头之一(是否为居委会主任我搞不清楚)。在她领导下,曾将街道工作搞得有声有色过。她完全属于义工,并无半分劳务收入。

听说她出身世家,毕业于北京大学,解放前曾当过教书先生,甚至还做过国大代表。五十年代初,凡没投进监狱的,对其出身来历还不甚讲究。就因为她当过老师,大院中的妇女便尊她一声岑老师。却不知为何解放后她不再继续工作了?她似乎比父亲还大几岁,搬进来时该是五十左右。

虽然有个哑巴儿子,岑老师却相当乐观,搞起街道工作废寝忘食,在家把丈夫儿子伺候得服服帖帖,见面总是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,仿佛精力、能力都无限。

她的长子叫梅子齐,毕业于清华大学,在某研究机关供职,三十一岁尚未成家。梅子齐见着大院的人一般不打招呼。因为脸长,个子又高,活像

一棵能活动的大杉篙,静悄悄走入自家门户,然后便立在窗前摆弄小提琴。梅家的窗户往往敞开着,我等在对面可见一张长脸紧偎琴上,全神贯注,对外面的世界充耳不闻,拉的都是旋律异常优美的外国名曲,像《一条小路》、《喀秋莎》等常听他演奏,只是琴艺一般。

岑老师与我家八姨很合得来,印象甚好,曾有过将她介绍给长子的念头,只囿于她休学后一时没有正式工作,怕将来拖累儿子,遂开口求她给介绍一位自己的同学。

正巧,八姨的同学,我们都叫汪阿姨的,刚从东北某大学毕业,分配到北京某部工作。汪阿姨生得娇小玲珑、面目清秀,一副四川姑娘的精明强干。这样的姑娘在学校里肯定不会没人追。八姨说,曾有好几个不错的小伙子对她穷追不舍,可她嫌人家太活泼,怕将来不可靠,便一律叫他们吃了闭门羹。那个时代,女人择偶的逻辑非常奇怪,找对象几乎一律要求老实,所以闷瓜当道。

既然梅子齐凡人不理,那就一定不拈花惹草,想必也老实。他是单身,汪阿姨也没有男朋友,两人又学历相当……似乎所有的硬件都匹配。八姨遂决定牵这根红线,母亲也特别支持。

以后的发展详情不知,两人却终于喜结良缘,还请我们全家到老东安市场的森隆饭店喝喜酒。为了这顿饭,我这馋猫兴奋得曾抓耳挠腮。

酒席宴上却很扫兴,记不得为了什么原因,新娘子竟拂袖而去,搞得八姨这个红娘十分难堪。

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,一开场便如此不顺,今后还能有好日子过?

两人性格不合,梅子齐又好吃懒做,两人感情一直不好。反右过后,梅子齐受父亲连累当了右派,同样是充军的命运。就连汪阿姨也受牵连,被从部机关踢出去,到一所小学做会计。她是学成本会计的,小学校里哪有成本可言。汪阿姨觉得在梅子齐劳改期间与他离婚不仗义,所以,这段婚姻得以苟延残喘多年,直到梅子齐改正之后才办了离婚手续。汪阿姨被这场婚姻弄得筋疲力尽,从此便不愿再进围城了。

“臭老九”尚未翻身之时,汪阿姨与梅子齐惟一的女儿初中毕业,她坚持叫女儿报考职业学校,学习厨艺。我对此颇不理解,她冷笑一声对我说,上大学有什么好,不过像我混饭吃吧!当厨子多好,将来还不愁有饭吃呢!

梅彬刚被划为极右分子还未送

走之时,他那个学艺术的女儿突然疯了。被接回娘家后,整日披头散发,在大院里跑来跑去,嘴里念念有词,却含糊到谁都听不清,颇有点像她哑巴弟弟的发音了。不知是否也受到运动的冲击?

那时,岑老师街道积极分子的资格已被取消。面对突降的灾难,她却荣辱不惊,不卑不亢,对人的态度一如既往,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。没多久,新街口机关宿舍竣工,她们一家搬走了。我再也没见过岑老师一家,只偶尔见到汪阿姨。她因与梅子齐不和,与岑老师一家的关系也紧张。只她女儿偶尔去奶奶家走动,从她口中能得知梅家的少许消息:哑巴已结婚生子,那个精神病的女儿已过世……

右派改正后多年,老两口仍健在,一直活到九十多岁,如今当然俱已仙去。愿老两口在另一个世界走好,仍是举案齐眉。

风情万种

看媒体上热炒着明星与超现代女人的种种事迹,美女照片铺天盖地,总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,眼前会浮现出一位女子的身影。超级女人们似乎在东施效颦,风情及不上她一

半;就算超现代吧,也不过是步她前代派的后尘。

我叫她陈阿姨,倪叔叔的第二任妻子。

倪叔叔则是大院中地位最高者之一,全国政协委员。他比父亲小十余岁,年龄与母亲相仿,与我家有相当渊源,既是父亲的老乡,又是同一时间参加的民主运动。他属于穷学生出身,大学毕业后在一小报馆做记者,收入微薄,又因结婚早,当时已有两个孩子,妻子没有工作,很是穷困潦倒。

据母亲回忆,由于和父亲一起做地下工作,他曾频繁出入我家,常是饿着肚子,母亲便叫佣人樊妈给他做鸡蛋炒饭。他总是狼吞虎咽,想是家中缺油水的缘故。

我见过他妻子,长相一般,很端庄、很老实的模样。

解放后,倪叔叔在机关属于历史最清白者,又由于解放前一年曾上山打过几天游击,自然受到重用提拔,很快即身居要职。至于是否已入共产党,不得而知,可能属于秘密党员吧。

搬到大院的倪叔叔已然换了娇妻。娇妻穿着极为合身的旗袍,在院中风情万种地扭来扭去,见人便甜甜地打招呼,一副所向披靡的架势。

母亲愤愤不平,不住跟父亲唠叨,多贤惠的老婆,还怀着孩子呢,就不得不甩了,找这么个妖精!她不恨倪叔叔,只恨妖精陈阿姨耍手段,将老实的倪叔叔迷昏了头,把个好端端的家毁了。

如今的倪叔叔人黑瘦黑瘦,见人几乎不说话,决非官做大了的跋扈,而是完全没了精气神儿,显得特别压抑。母亲评价说,倪同整个儿变了,被妖精欺负的!她说,倪叔叔每月的工资除扣给前妻几十元,剩下的都得原封不动交予妖精,想去看前妻和孩子也跟做贼似的,一旦被发现,妖精往往闹得天翻地覆……

我倒没见陈阿姨闹过,也没见她如何盛装打扮,却见她走姿美如舞蹈地从人前走过,居家喜穿竹布蓝旗袍,上班则一身西服。任什么衣服穿在她身上一律点石成金,她有那个资本。不要说男人,就是我走过她身边,也会身不由己、不错眼珠儿偷偷盯住她瞧半天。不是她有闭月羞花的容貌,而是那风情万种的神态。化妆手段极其高明,虽修眉画眼,却恰到好处。往往见人先笑,眼波随之流动,似一股流水将人的心卷了去。说话的声音则充满磁性,尾音拖得老长,还特爱将大院的孩子一律叫做“乖乖”,

听着像耳朵在享受又甜又腻的年糕。最摄人魂魄的是她的走路姿势。她的身材肯定属于多一分嫌胖，少一分嫌瘦的那种。身材好的女人虽少并不罕见，而她走路的姿势却绝无仅有，纤腰扭动着，带动着不大不小浑圆的臀部，一路不快不慢地扭过去，不迷死人才怪！

那时的父亲对一般女人是不敢也不屑一顾的，为此，大多女人都错将他看作了老夫子。其实，他喜欢美丽的女人，只审美较严苛而已，给一般漂亮女人他最多打七十五分。可有一次对我说起陈阿姨，却给她打了九十的高分，还赞叹道，像你陈阿姨那样的身材真是罕见！

听到母亲屡屡骂陈阿姨他当然不高兴，训她说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！母亲酸酸地问他，如果陈欣勾引你，你是不是也上钩啊？他居然一笑回答，真不一定！母亲一撇嘴，你没地位又没钱，也不照照镜子，人家能看上你？

听母亲与邻居聊天，我多少听出了些头绪。原来，陈阿姨在资料室工作时，与倪叔叔曾接触频繁，渐渐便将他勾到了手。倪叔叔与妻子一直感情不错，一不留神风流一回，本没打算与自己的平淡日子分手。可陈阿姨不干了，说自己已经有了身孕，如果

倪叔叔不跟她结婚，她定叫他身败名裂。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倪叔叔惟有跪在贤妻面前，求她放生。为丈夫的前途计，妻只能流泪放行。

母亲她们说得绘声绘色，似乎亲眼所见。

这些妇女背地里大骂人家妖精，可彼此一旦见面，也会忍不住死盯住人家看，脸上的肌肉赶紧缩作一团，堆满笑容，只是笑得有点儿难看，比陈阿姨的笑差得遥远。

女人们鸡一嘴鸭一嘴，似乎谁都能看陈阿姨的档案，或干脆就去外调过。这些话逐渐传进我耳朵，确也惊世骇俗，自然记得格外真切。

据说，她的美是专门在豪门训练出来的，曾经是舞会上的皇后。

小时候，她便死了父亲，父乃一介寒士，身后没留一点积蓄。她娘只好去给人家做老妈子，母女相依为命，居无定所，从南方辗转来到北方，后被介绍到一豪门做下人，才算安定下来。她娘没文化，一双小脚，更无任何姿色可言。主人能用她，全因为看上了小陈欣，一眼便认定她是个美人坯子，假以时日培训，必能成为著名交际花。按如今说法，就是战无不胜的攻关小秘。

主人为当时大名鼎鼎的政客，有

权有势,培养美女自然不惜血本。他将陈欣认做干女儿,不但送她读书,还专为她请了家庭教师,学习交际与家政,如跳舞、音乐、穿衣打扮、接人待物、家庭布置,似乎连如何走路、一颦一笑都有专门的设计程式。

几年后,陈欣已出落得亭亭玉立,果真应了其名的谐音,成为令男人“称心”的女人。这样的鲜果主人岂能不尝,不久她便糊涂着成为老头子的情人。

这件事不知怎么就闹得沸沸扬扬。也许是夫人不干了,也许是老头子为避人耳目,遂以闪电的速度将十五岁的姑娘嫁出去。至于为何肥水不流外人田,将她嫁给夫人的亲侄子,则是个谜。

但这反而给老头子行了方便,从此便公开领着陈欣在社交场露面。而陈欣也天生适合在纸醉金迷的生活中打滚,她迅速窜为当地名媛。

抗日战争爆发,华北地区沦陷为敌占区。老政客卖身投靠,成为敌伪政府要员。日寇每每组织聚会与活动,仿佛都少不了陈欣的身影。或许有被迫的成分,或许她的观念中,是不分鬼子与汉奸、卖国与爱国的,她只知道面对的是男人,只要是男人,就该尽力取悦。

父亲的嘴相当紧,何况他对陈阿姨还心生几多倾慕。可“文革”中,他曾悄悄问我,你看陈欣的大女儿长得像不像日本人?据说,那是跟日本人生长的……我从远处仔细打量着已经长大的陈悦,别说,皮肤雪白雪白,文秀的单眼皮,安安静静的,还真有几分东洋女人的味道。当然了,应属于长得特别秀气的日本人。

抗战胜利了,老政客的好日子也混到头了,作为恶名彰显的汉奸,他被国民党政府公审后伏法。陈欣的公开身份只是汉奸的侄媳妇,她从未过问政治,不过是跳舞陪酒。从某种程度讲,还是被逼无奈的受害者呢。何况,她丈夫也并无任何恶行。因此,她没受什么冲击,风平浪静后,仍是赫赫有名的交际花,结交的是显贵,家中亦不缺钱。水深火热与战争不属于她。

解放了,陈欣夫家在国内的财产被没收,她的好日子似乎结束了。可只要有男人,末日就离她甚远。虽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,但她毫不犹豫地丈夫离婚。她属于受苦出身,犯不着为个毫无感情的男人贻误后半生。分手的时候,听说男方不放老大走,因为那是个儿子。不要儿子她也离。

舞场上,她结识了当时的著名民主人士。经介绍,她带着娘和两个女

儿，还有满套的西洋高级卧室家具，来到北京闯荡世界。小时候不算，那是她所过的最苦的一段日子。可她咬牙挺过来了，她坚信，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男人，她的好日子终会回来。

她的眼睛瞄准了那些有地位的新贵。都是有家室的，要不就太老。最终，她将目标锁定在倪同身上。这男人年轻有为，又相当老实，若攥在她手心，让他圆，必不敢方。

机关有几位倪叔叔的老乡，与他前妻有联系。我曾听母亲说到，倪同有时偷摸着去探望前妻，说对不起她和三个孩子。那一家人过得挺苦，靠倪叔叔给的生活费不够维持生活，前妻只好找了份工作贴补家用。惟一值得庆幸的是孩子们个个争气，老大“文革”前便考取了北京大学。前妻一直没嫁人，提起倪叔叔，倒仿佛是她害了他。她无怨无悔，苦苦守候着那份难耐的孤独，直到有一天查出得了肝癌。不知道倪叔叔可曾去医院探望，只听说她在疼痛中离开了这个世界。

也许冥冥中有因果报应，也许倪叔叔与她一直心意相通，总之，在前妻死去一年后，他也忽然被诊断得了肝癌。住的是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，又有陈阿姨四处奔走。但是，三个月

后，他同样在巨痛中撒手人寰。

陈阿姨悲痛了一阵。不久，便又扭着屁股在大院中走来走去，用充满磁性的声音，满院子对着孩子叫“乖乖”。那时，我已二十五六，刚从插队地逃回家，见到我，她仍一口一个“乖乖”。蚂蚁爬背的感觉，我只有赶紧逃遁。

陈阿姨与前夫生的两个女儿比我大几岁。或许因为社会关系复杂，重点中学毕业后，都没考取大学。陈悦分到某机关工作，陈乐在小学当老师。她们都是我小时的玩伴，曾在一起捉过迷藏，记得还为谁赢谁输拌过嘴。可随着年龄日大，我们却逐渐疏远。

大院中长大的孩子大多没有好出身，这是我们的宿命，不知为何关系的逐渐疏远也成为我们的宿命。然而，疏远到见面不理的地步，却有些罕见。不记得从何时开始，陈悦姐俩俩不理我们，我们见了她们也装看不见。如今想来，可能有关她们娘及她们的身世在院里传得沸沸扬扬，终于钻进她们耳朵的缘故吧。陈阿姨可以不论，她们可没有那么深的道行。

陈悦长得像娘，比娘还白，虽没有娘的风情，却另有种高贵气质，见人一般不笑，也几乎不理大院中所有的人。她爱打扮，也会打扮。那时的姑

娘不化妆,最多穿件花衣服或合身的连衣裙。由于她长得漂亮又穿着标新,走到哪里都堪称一道风景。

老二陈乐却长得粗大黑胖。其实,细细品味,眉眼还是像娘,只不过放大变形,成为哈哈镜中的形象而已。陈阿姨明显宠着陈悦,不甚喜欢陈乐。但姥姥对陈乐疼爱有加。为此,陈阿姨还曾和她老娘发生摩擦。吓得小脚老太太战战兢兢,生前还对邻居抱怨过。

因为喜欢陈悦,陈阿姨对大女儿的婚事很操了一阵心思。条件是必须要大学生,还得是上海人,因为上海男人听家里女人的话,特别会疼女人。我曾见陈悦带着个英俊潇洒的上海男人频繁出入大院,可不知他为何事得罪了陈阿姨,这桩就要成就的婚事便告吹。以后,又有人给陈悦介绍了另一位上海男人,从面相看就是书呆子,肯定特别老实。他足足比娇小玲珑的陈悦高出二十厘米。于是,每当他们在大院中进出,我们就说,瞧,筷子和勺儿又来了!而筷子与勺最终结为眷属,还生了个小筷子,这当然属于后话。

陈乐尽管没有母亲为她操心,终身大事倒没耽搁。一到当时规定的准予结婚年龄(二十五岁)便办喜事。

对方是个工人,小伙子长得不错,据说也是民主党派子弟。自从成家后,陈乐便难得见到,只有陈悦照样往娘家跑得很勤。

倪叔叔与陈阿姨只生过一个儿子,小名小雷。按母亲的说法,小雷是未婚先孕,属于私生子范畴,这种孩子虽然名誉不好,应该比常人聪明。没看出小雷如何聪明,却天生有些口吃。他长得像妈,脾气与倪叔叔一样少言寡语。男孩子长得过于秀气又近于木讷,“文革”中,大院中的“工人阶级”没少欺负他。那时,陈阿姨早已调到某杂志社工作,据说还参加了造反派,上下有关系,又属于高级民主人士的家属,他们不敢动她,便只有拿小雷撒气。

母亲告诉我,一次,当着大院许多人的面,原来的花匠小赵竟左右开弓打了小雷好几个嘴巴。小雷连哭都不敢,惟有站在当地发呆。母亲背地里大骂花匠,说他不要脸,竟欺负个十几岁的孩子。

那时,正“工人阶级领导一切”,陈阿姨过去虽从不和谁红脸,却颇有口碑,都说她是极厉害的主儿,不怒自威,没人敢惹。可她那时并不敢去找花匠理论,只铁青着脸,在院子里走了两天。像我们这样的,最多只能

背地里骂几句过干瘾，在心里抱不平罢了。

八十年代始，兴起了出国热潮，特别是谁能去美国，那真能把人羡慕得流哈喇子。就在这时，母亲用又羡慕又酸的口气说，知道吗，听说陈悦全家去了美国。大约一年后，听说陈乐一家也走了。不久听说，陈阿姨的前夫在美国有遗产，已在那里定居。人一老，更加思念自己的亲生骨肉，便陆续将两个女儿也办往美国。

陈阿姨的头又抬起来了，在大院中聊天，她常故作矜持，并不首先谈起两个留洋的女儿，只有当别人关切地问起，她才骄傲地回答，大女儿在华语报社做记者，小女儿在幼稚园当老师，外孙们都已上了大学……然后她会说，悦悦跟小雷最亲了，她说，一定要想办法把他弄走。

那时，小雷已从某大学毕业，好像在某机关混，已经结婚，对方是位国家干部，据母亲说，人长得漂亮，又老实，全看婆婆脸色行事。

结婚不到两年，两人却突然离婚，再过几个月，小雷就去了美国。母亲背地里嚼舌头说，这陈欣也够缺德的，这么个好儿媳，就为了让儿子出国，居然叫他们离了婚……

北京只剩下陈阿姨孤身一人。大

院的平房拆了，都被楼房填满，互相见面少了，又因我一周只回娘家一次，只在街上老远看见陈阿姨一回。人有些发福，却不见老，仍旧眉眼流动，风韵犹存，似乎活得有滋有味。

再过几年，她也去美国定居，听说只回来过一次处理房子，女儿们工作照旧，小雷在美国开饭馆，仍旧单身一人。母亲又叨唠，那么好的一个媳妇，偏叫离婚，看见了吧，只好打光棍了！

对小雷的事我不甚感兴趣，只偶尔会想起陈阿姨，不知她如何面对自己的前夫。这时，我脑子里会蹦出母亲对她的评价：真厉害，十足的三朝元老！

有本事做三朝元老，是能踩准时代的脉搏，还是能踩准男人的脉搏？

闭起眼，似乎还能看见风情万种的陈阿姨从眼前走过，穿一袭极为合身的竹布蓝旗袍，令人消魂的背影渐行渐远……

或许，这只是我的印象，不自觉地 将风情添枝加叶到了万种？

“燃情岁月”

于伯伯比父亲大几岁，在大院中属于长者，就连于妈妈也比母亲大十